

HUNAN CHUHAN
QIMUQI YANJIU

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

聂菲 著



岳麓書社

C14025830

K876.74
01

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

聂菲 著



K876.74

01

岳麓書社

·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聂菲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3.10

ISBN 978-7-5538-0171-1

I . ①湖 . . . II . ①聂 . . . III . ①漆器(考古)—研究—湖南省

—秦汉时代 IV . ①K87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7573 号

HUNAN CHUHAN QIMUQI YANJIU

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

作 者: 聂 菲

责任编辑: 管巧灵 王文西

责任校对: 舒 舍

封面设计: 吴颖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9.5

字数: 349 千字

印数: 1—900

ISBN 978-7-5538-0171-1/K · 364

定价: 200.00 元

承印: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前 言

不久前，聂菲同志给我寄来了一部数十万言的书稿——《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嘱我为其作序。

聂菲同志长期在湖南省博物馆从事古代漆器研究工作。湖南及湖南省博物馆是中国古代漆器研究的重地，尤其是在楚汉漆器研究方面更是如此，因为那里有着极为丰富的楚汉漆器考古发现资料。据聂菲同志统计，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湖南省境内20多个县市发现了楚墓的出土漆器，其中已公开发布的就有857座楚墓，这之中尤以长沙浏城桥楚墓、湘乡牛形山楚墓、临澧九里楚墓、常德夕阳坡楚墓和寨子岭楚墓等封君、卿大夫高等级墓葬和墓葬群较为重要。这些楚墓出土漆器累计达2000多件。湖南地区考古发现出土西汉时代漆器墓葬更是多达200多座，其中有不少属于高等级贵族墓的诸侯王墓与列侯墓，如著名的长沙马王堆三座汉墓、长沙砂子塘王室墓、吴氏长沙王后渔阳墓、沅陵侯吴阳墓、风篷岭长沙王后墓、鹞子岭泉陵侯刘庆与夫人墓等，这些墓葬出土漆器逾7000件。上述楚汉墓出土的漆器品类涵盖了礼器、乐器、兵器、葬具及生活用品等诸多方面，其中西汉高等级贵族墓出土漆器中所保存的铭文，对于研究当时的漆器手工业及相关历史地理等问题十分重要。从湖南各地出土的楚汉漆器保存现状来看，由于湖南地区出土楚汉漆器所在地的地质环境条件与这些墓葬的埋葬技术，使上述楚汉墓葬考古发现漆器保存之完好，在

国内其他地区是极为罕见的。楚汉漆器考古发现资料的科学性、丰富性、完整性，成为聂菲同志研究楚汉漆器的得天独厚条件。她多年来一直把中国古代漆器研究，尤其是楚汉漆器研究作为其科研工作重点，十分关注楚汉漆器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学术进展，重视与古代漆器研究的相关知识的积累，努力探索与应用新的研究方法，通过艰辛刻苦的科学的研究，完成了其大作《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这是她多年来从事楚汉漆器科学的研究的丰硕学术成果，也是我近年来看到的关于中国古代漆器考古研究方面很有学术特色的一部专著。

在中国古代漆器研究史中，楚汉漆器以其学术意义重要而著称。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楚汉漆器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而漆器又是这一“转折时期”最具时代特点的物质文化代表；二是因为楚汉漆器不仅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物质文化，楚汉漆器自身也在中国古代漆器发展史上处于最辉煌时期。

战国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王国发展为帝国的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从考古学观察，古代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必将在相应物质文化载体上表现出来。承载三代的“青铜”文明，在东周时期出现的青铜礼器的“明器化”、各种质地礼器的“微型化”，“礼崩”的物质文化现象随处可见，三代“青铜”文明已经走至历史的“尽头”。代之而起的是战国秦汉时代漆器，漆器是这个时代从物质到精神发生全面变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反映在社会物质生活中（尤其是上层社会物质生活中），那时的漆器已经继三代青铜器之后（尤其是西汉时代），成为当时社会崇尚的“物质文化”的“代表”。这种“物质文化”的变化，不只是王国与帝国不同时代“物质文

化”内容的“形而下”之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其“形而上”的区别，透过这些“不同”与“区别”，解析楚汉漆器的时空变化历史过程，是从历史的一个方面探索王国至帝国时代历史发展变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古代漆器有着久远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漆器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但是在漆器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战国秦汉时代漆器应该是达到中国古代漆器发展史的“顶峰”。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其一是漆器之于战国秦汉时代，犹如青铜器之于夏商周时代、金银器之于隋唐时代、瓷器之于宋元明清时代，漆器可谓战国秦汉时代物质文化的杰出代表，战国秦汉时代漆器又以楚汉漆器最具代表性。楚汉漆器的上述特定历史特点，使其在古代漆器学术研究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其二是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类型之多、质量之精、产量之大、造型之精美、图案之华丽、工艺之高超、价值之贵重、社会之推崇，是任何时代的漆器所无法与之相比的。西汉晚期，其中“三服官”与“东西织室”生产高级纺织品、服装，“三工官”的军工产品和蜀郡、广汉郡等生产的金银釦漆器，被认为是朝廷财政开支最大的三个方面，仅蜀郡和广汉郡的金银釦漆器就“岁各用五百万”（《汉书·贡禹传》）。漆器之昂贵惊人，每件逾“千钱”，一个漆杯需用“百人之力”，一件屏风需要“万人之功”（《盐铁论·散不足》）。这些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秦汉时代漆器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聂菲同志以战国秦汉时期的楚汉漆器为研究对象，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科研工作。从战国秦汉时代漆器研究学术史上来说，无论就楚汉漆器本体的考古发现数量与品类之多、漆器图案之繁复而言，还是就楚汉漆器研究涉及学术领域之广博、学术积

累之厚重、创新突破之难度而言，都是相当艰巨的。聂菲同志迎着困难，勇于攀登，积数年之努力，完成了《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我读了书稿之后，感到与同类或相近研究领域专著相比较，该书稿有着突出特点。作者更为全面、深入地应用考古学的区域类型学方法，重视自然科学技术在楚汉漆器研究中的应用，这些都使其研究的科学性大大增强；在楚汉漆器研究，她又把楚汉漆器置于当时“社会历史”之中，从楚汉漆器探索楚汉历史，力图“透物见人”、“透形见神”。对于楚汉漆器工艺与漆器生产管理的探索，亦颇多新意。

我想《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的出版，必将使人们更加关注、促进中国古代漆器（尤其是楚汉漆器）的学术研究，也为史学、美术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拓展了新的视角。

刘庆柱

2012年8月16日于北京

目 录

绪论 研究范围 研究方法	1
第一节 缘起	1
第二节 漆林释义与地宜制漆	3
第三节 湖南楚汉漆器考古发现与研究回顾	11
第四节 本书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32
 	1
第一章 南楚历程 区域特征	41
第一节 追溯漆木遗迹	41
第二节 湖南楚墓所出漆器分区	44
第三节 各区域内漆器发现概况	48
第四节 区域性漆器的特点及异同	55
第五节 区域内漆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及原因	67
第六节 湖南楚墓漆器反映南楚地区习俗问题的讨论	87
第二章 传承迄汉 文脉春秋	120
第一节 湖南西汉王、侯及其家族的高级贵族墓葬出土 漆器概述	120
第二节 西汉时期漆器功能与工艺的传承和变异	128
第三节 马王堆汉墓漆器反映汉初长沙地区生活风俗 问题的讨论	161

第三章 物勒工名 制地探源	173
第一节 湖南楚汉墓葬出土漆器铭文概述	173
第二节 楚墓出土漆器铭文与产地问题的讨论	176
第三节 西汉漆器铭文、简帛文字与产地问题的讨论	185
第四节 相关问题	212
第四章 墨髹朱里 制作精良	216
第一节 制胎工艺	216
第二节 髻饰工艺	248
第三节 从“弣”字铭文看汉代制漆工序	271
第五章 年代演绎 考古寻根	294
第一节 典型墓葬	294
第二节 漆器类型	307
第三节 分期与年代	348
第四节 文字与符号发展变化	382
第五节 工艺与纹饰发展序列	396
第六节 纹饰演进的反思	401
结语 湖南楚汉漆器若干问题的启示	423
第一节 湖南楚汉漆器发展的历史与社会原因	423
第二节 湖南楚汉漆器在考古学上的意义	426
第三节 湖南楚汉漆器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	429
附录 征引文献目录	437
英文提要 (Abstract)	458

绪论 研究范围 研究方法

在延绵数千年中国漆工艺传统文化的演化历程中，绚丽多彩的湖湘楚汉漆器无疑是最突出和最重要的一朵奇葩。那么，充满浪漫激情的湖湘楚汉漆器艺术品赖以植根的土壤是什么？鲜丽无比的漆艺珍品是沿着一条怎样的古老之路发展的？维系它们文化特征发展演变的内在文脉又是什么……这些都是一个又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循着这古老之路，追溯到远古时代。

第一节 缘起

如果从20世纪30年代长沙最早发现楚漆器算起，至今已在全省20多个县市发现见诸公开报道的楚汉漆器逾万件。难怪著名英国艺术史学者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曾说过：“看了这些遗物，我们不禁会想到如果纪公元前223年的战争，胜利者不是西方野蛮的秦国，而是有高度文化与自由思想的楚国，那么中国文化又将是何种面目？”的确，楚漆器艺术让世人看到的是一种与以前所见的那种宁静深远文人画派迥异的艺术风格。事实上，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有关漆器完整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是从非科学发掘的长沙楚墓所出漆器开始的，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湖南楚汉漆器艺术一直备受世界关注，湖南楚汉漆器的研究亦是海内外学者非常感兴趣的课题。

鉴于此，本书在前贤时彦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广泛地汲取

湖南各区域内最典型的考古资料、视觉艺术实例和文献信息，采用时间顺序、空间逻辑、地域延展等多方位探索途径，以湖南考古发掘的楚汉漆器资料为纲目，纵跨先秦与两汉数百年的历史文化，以期解读这些隐藏在文化发展的深层面的问题，重塑战国秦汉时期湖湘地望的历史原境。本书的特点是：

其一，在区域选择上尽可能考虑楚人对地理分区的意见，结合楚国对湖南的征服进程，致力于湖南楚墓所出漆器的全面梳理和分区分期的探索，从动态视角揭示漆器风格的区域特点和历史原因，还原演变历程。

其二，以湖南西汉高级贵族墓所出漆器为典型代表，结合漆器工艺史、地方史，从文化发展机制的深层面，揭示湖南汉代漆器功能、工艺发展过程中的传承与变异及其原因。

其三，尽可能广泛地汲取漆器铭文和简帛文字信息，补史之缺，致力于湖南楚汉时期官营与私营漆器生产、管理和制地诸多问题的探源，重建早期湖南手工业生产的历史原貌。

其四，利用科学检测结果，对重要制作工艺进行分析，有助于人们对这个时期漆器制作工艺的深入了解。

其五，选取典型墓葬出土的且形制差异明显的主要器物，揽取各种器物的类型与多样的艺术信息，以器形为主，兼论制作工艺和纹饰，探索漆器考古学意义上的演变轨迹。通过对器类组合、分期与年代、文字与符号、工艺与纹饰发展序列与规律的分析，勾勒出湖南楚汉漆器的总体发展脉络。

书中还对湖南盛产丰富的木、漆和朱砂资源、湖南楚汉漆器发展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湖南楚汉漆器在考古学上的意义、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等重大问题开展了讨论。

书中概述了湖南楚汉墓研究以往的研究成果，对本课题的基

本思路和研究方法、时代限定、地域范围、“湖南楚汉漆器”概念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此外，书中对每个时期漆器均注明资料来源，便于查阅。不同时代造型迥异的漆器都配有线描图或彩色照片，图文并茂，成为本书的亮点，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此次承蒙《湖湘文库》编委会约稿，给全面梳理湖南楚汉漆器发展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笔者贸然试笔《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一书，希望通过系统梳理已有考古发掘资料，总结前人研究成果，重新讨论相关问题，为学界尽抛砖引玉之力^①。

第二节 漆林释义与地宜制漆

何谓“漆”？中国古代对“漆”字定义很早，早在东汉时期，许慎撰写的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就对“漆”字释曰：“漆，木汁也，可以髹物，从木象形。漆如水滴而下也。”清段玉裁注曰：“木汁名漆，因名其木曰漆。今字作漆而漆废矣。漆，水名也，非木汁也。”原来“漆”字本意在古代谓之漆水，为水名，在今陕西省的邠县。至于漆的本字，则应写作漆。

“漆”字段注：“谓左右各三皆象汁自木出之形也。”“左右各三象水滴下。”史树青先生认为：“漆字，上部从木，左右各一撇，像用刀切破树皮，以竹管外导，下部从水，像木汁流出状。现在我国产漆的地方如河南、安徽、浙江、湖北、陕西、四川和

^①借此，感谢刘庆柱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写序，感谢本书在撰写过程中给予教诲和帮助的各位领导及同仁，感谢我的丈夫张清海和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感谢我们的女儿、美国芝加哥大学在读博士生张曦，抽时间为本书校稿。

贵州等地，取漆的方法，还是将漆树切口，用竹管外导，使漆液流入桶中。”“甲骨文或金文的七字，写作‘十’……它很像取漆时，中树干上所作的切口。”所以汉时多假“泰”为七字。史先生认为七字就是柟、柒、泰、榛、髹、漆字的初文^①。

从漆字可以看出，漆就是从漆树身上割取出的一种汁液，呈灰乳色，人们一般称之为“生漆”或“天然漆”，俗语称“大漆”、“土漆”、“国漆”。漆树分布在山区，树高可达10余米，大者树干直径在30厘米以上，最大漆树有三人围，有野生和家种之别。漆树生长5~10年左右，就可割漆。割漆季节在4至8月，以三伏天割下的漆质最佳。采割生漆，用刀在树皮上割开V形或一字形，找到树皮深层的漆液沟，就会有漆液流出，人们一般用贝壳或竹筒承接流下的漆液，尤以贝壳收漆最好（图1），再将其收集到木桶内，

用油纸紧贴漆面密封。所以说“漆液是漆树上的一种分泌物，是树皮经人为的割开，韧皮部流出的一种乳白色黏稠液体，它在一定的分泌间隙中蓄积着，这种分泌间隙，通常称作漆



图1 割漆
(本书作者拍摄于四川江油, 2006年)

^① 史树青：《漆林识小录》，《文物》1957年第7期。

汁道”^①。漆主要成分为漆酚、漆酶、胶质和水分。漆酚是生漆的主要成分，起结膜作用，漆质好坏由其含量多少而定。漆酶含量很少，它可使漆酚快干结膜。其余少量成分各为水分和树胶质。因地区气候、土质、树龄的不同，漆液所含的成分，亦略有差异（图2）。从漆树上割取下来无色透明的漆液，即生漆，与空气接触后即起化学变化，漆液在潮润的空气中充分氧化后，表面呈赭色，干涸后变成褐黑色，有发亮光泽，非常牢固，具有独特耐酸性、耐磨性、耐热性、耐溶剂性、绝缘性和持久性等，还具有防腐蚀、防渗透、防潮和防霉性能。天然生漆必须经过加工提炼才能使用，精制漆品种有生漆、黑推光漆、红推光漆和透明漆等。天然生漆精制工序分选漆、过滤、晾制、晒制、细滤等步骤（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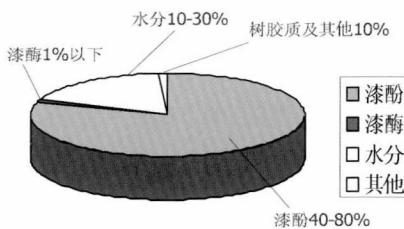


图2 天然生漆成分示意图
(本书作者绘制)



图3 本书作者考察福州厂生漆精制工艺
(高振碧先生摄赠, 2007年)

^①乔十光：《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美术卷·漆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

漆树主要生长在亚洲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地区，而以中国产量最丰富，质量最好。我国不仅是漆树的原产地，且漆林分布极广。我国漆树分布的中心区域，主要包括秦岭、大巴山、武当山、巫山、武陵山一带。尤以湖北鄂西毛坝漆和建始漆、陕西南部平利漆蜚声中外。古文献《尚书》、《周礼》、《山海经》都有漆生产及税收的记载，说明我国是最早用漆的国家。湖南地区的龙山、花垣、石门、凤凰、安化、常宁、城步、攸县和长沙也是我国主要产漆区（县），其中尤以湘西北漆树最为集中。武陵山脉生长着最古老的漆树，它是我国漆树生长的主产区之一，就横亘在湖南、湖北两省之间。湖北恩施州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和利川，历史上都生长着很多漆树。宣恩为最多，然利川毛坝，则是坝漆原产地，被称为“漆源之乡”^①。毛坝风景旖旎，土地肥沃，海拔适中，气候温润，所产之漆质地最佳，含漆酚量超

过75%。而从湖南龙山到“国漆”发源地湖北恩施州的来凤、毛坝等地的距离很近，湘西北和鄂西的地貌、民族和民俗皆有相似的地方，原本就存在着太多血脉相连的关系。龙山大灵山周围的土壤与气候，同样非常适合种植漆树，如今在湘西北、



图4 湖南湘西龙山乌鸦山漆农在割漆（《寂寞山林，寻找湖南最后的漆农》，《潇湘晨报》2009年9月13日，彩色插图）

①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鄂西海拔600~1200米山坡上仍是漆树成林（图4）。只是当下漆器受到合成涂料的冲击，漆农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漆树种植、采割在不断萎缩^①。

湖南湘西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是楚人征服“蛮濮”的战略要塞，属楚“黔中郡”范围，是楚国扼守蜀楚通津的军事重地。秦扫六合，湘西北里耶为洞庭郡下辖的迁陵县治。洞庭郡还下辖酉阳和沅陵二县，有学者认为这是秦朝将楚国的“黔中郡”改设为“洞庭郡”^②。延至两汉，这里一直是军事要塞和行政机构所在地。2002年里耶古城古井出土的秦简公文中有关于迁陵县种植漆树的记录，1554封检：贰春乡负责漆树的种植和漆的生产官邮件的标签；“漆园”简释文（16-1105）：□受孱陵髹（漆）园□；迁陵库工用漆簿籍简释文（9-1138）：卅七年迁陵库工用计受其贰春乡髹□。髹（漆）三升·歛（饮）水十一升干重八□^③（图5、图6、图7）。简文记载了当时的漆园以及用漆簿籍，说明了秦政府对制漆手工业的有效管理和漆树种植的重视。此外，里耶古城一号古井出土的漆刷，里耶古城壕出土的漆耳杯和漆盘，让世人再一次看到秦代湖南湘西北地区漆树种植和制漆手工业的繁荣。

然而，从漆树上割取出来的呈灰乳色的涂料，不能单独成器，将它刷涂在器物之上称之为“漆器”。未经涂过的器物俗

① 张湘辉：《寂寞山林，寻找湖南最后的漆农——湘西北、鄂西生漆采割野外调查》，《潇湘晨报》2009年9月13日、29日。

② 何介钧：《“秦三十六郡”和西汉增置郡国考证》，载《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中国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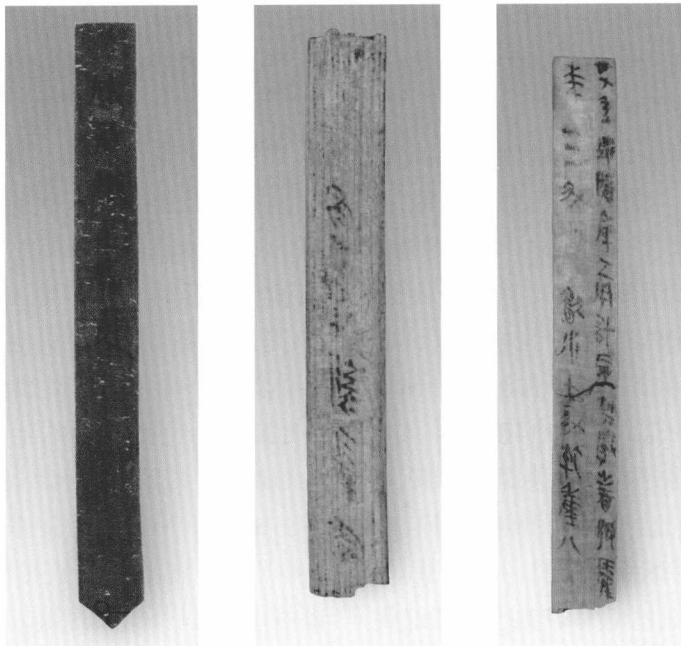


图5 里耶秦简1554

封检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大秦迁陵》里耶古城秦简博物馆陈列方案插图)

图6 里耶秦简

16-110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大秦迁陵》里耶古城秦简博物馆陈列方案插图)

图7 里耶秦简

9-113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大秦迁陵》里耶古城秦简博物馆陈列方案插图)

称胎骨,胎骨有木胎、竹器、布胎、皮革和陶瓷等。“漆器”称谓最早见于《汉书·贡禹传》,注引如淳(魏时人)曰:“《地理志》河内怀、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战国至汉代对夹纻胎漆器有不同称谓,经过了“革园”、“布”、“布缯”、“纻器”、“木侠纻”、“侠纻”、“木器